

明

通

鑑

明通鑑卷十九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十九

起柔兆敦牂盡彊
圉協洽凡二年

宣宗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
皇帝

宣德元年春正月丙申朔御奉天殿受朝不舉樂 癸
卯享太廟 甲辰南京地震 丁未大祀南郊 癸丑
赦死罪以下令運糧宣府自贖 己未遣吏部侍郎黃
宗載十五人清理天下軍伍初仁宗時興州左屯衛軍
范濟言衛所勾軍州縣多不以實無丁之家誅求不已

明通鑑卷十九

有丁之戶行賄得免仁宗謂尙書張本曰軍伍不清弊多類此至是上卽位諭兵部曰朝廷於軍民如舟車任載不可偏重有司宜審實無混遂有是命自後遣京卿給事中御史以爲常時宗載奉使至浙江是月詔大學士金幼孜起復幼孜乞歸省母至是母卒遂奪情

漢王高煦遣人獻元宵燈或言其藉以窺伺朝廷上曰

吾惟推至誠以待之耳乃以諒陰却不受

阮圖諸書載漢王獻燈事

蓋覲朝廷也明史本紀不載今增入

二月戊辰祭社稷丁丑耕藉田

戊寅南京復震

張黑南京正月二月地兩震明史本紀不書五行志云是年南京地震者九則

又不止正二兩月也今據三編

丙戌謁長陵獻陵丁亥還宮是月

盡除開荒田逋稅時巡按山西御史張政上言民人先
有逃徙荒廢田土逋負稅糧近奉詔赦宥令其復業所
有積逋悉予蠲免歡騰遠邇莫不來歸臣見山西民人
多復愁沮緣初逃時有司懼罪未申戶部無從開豁今
來歸將復徵之恐又逃徙上謂夏原吉曰大赦之後何
逋不除豈可謂初未申聞便要徵納其卽下有司悉予
蠲免 三月己亥征夷副將軍陳智都督方政討黎利
于茶籠州敗績先是茶籠陷智等擁兵不救賊勢益熾
尋陷諒山知府易先力竭自經死之迨智等奉敕切責
始與政帥兵薄可留關爲利所敗還至茶籠又敗政勇

而寡謀智懦而多忌素不相能而山壽專招撫逗留又

安不救是以屢敗

國朝紀事本末典彙書茶籠諒山先

去年之冬惟易先死無月日可

攻今于方政敗績下牽連記之 癸丑進行在禮部侍

郎張瑛兼華蓋殿大學士直文淵閣瑛以東宮舊恩起

用然善承風旨雖參機務委蛇受成而已 夏四月乙

丑詔授成山侯王通爲征夷將軍充總兵官都督馬瑛

爲參將討黎利于交趾仍命尙書陳治參贊軍務平安

伯李安掌交趾都司事陳智方政俱奪職充爲事官從

通立功自贖 是月呂震卒以胡濙爲行在禮部尙書

時京師仍稱行在也震爲人佞諛傾險然有精力能彊

記才足以濟其爲人嘗兼三部事奏牘益多皆自占奏情狀委曲背誦如流故厯事三朝雖不見重亦竟以功名終煢以仁宗改元召爲行在禮部侍郎上書陳十事力言建都北京非便請還南京省南北轉運供億之煩帝皆嘉納旣聞其嘗有密疏疑之不果召轉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祭酒上卽位仍遷禮部左侍郎至是來朝留之行在禮部遂進尙書上以載籍所記前代外戚及臣下善惡足爲鑒戒乃採其事製外戚事鑑厯代臣鑑至是書成頒賜外戚及羣臣諭曰朕惟治天下之道必自親親始至文武諸臣亦欲同歸于善前事之不忘

後事之師也故于暇日采輯其善惡吉凶之迹彙爲是書以示法戒其擇善而從以保福祿竝手自製序頒之

五月甲午朔錄囚諭三法司曰古者孟夏斷薄刑出輕繫仲夏拔重囚益其食所以順時令重人命也祖宗時遇隆寒盛暑必命法司錄囚今天氣嚮炎不分輕重悉繫之非欽恤之道其卽量輕重區別之務存平恕毋致深刻 丙申詔赦交趾黎利許自新時渠魁未平小寇蠶起美留潘可利助逆而宣化周莊太原黃菴等結雲南甯遠州紅衣賊大掠上敕黔國公沐晟勦甯遠又發西南諸衛軍悉赴交趾受王通節制通未至而黎利

復犯清化于是下詔赦利罪許以降者仍授官職又停採辦金銀香貨冀以弭衅初茶籠之陷也上責智等期以來春平賊召楊士奇楊榮于文華殿上曰昨諭榮昌伯等敕已行朕有一言獨與卿二人知之昔在南京皇考曾與朕言太祖定天下安南最先歸化黎氏篡陳法所必討求陳氏之後不得故郡縣其地若陳氏尚有後立之猶是太祖之心而一方亦得安靜此語藏之朕心未嘗忘士奇榮對曰永樂三年初征黎賊凡誥敕皆臣等親承面命聖志惓惓在于興滅繼絕上曰其時朕雖髫年尙記一二聖語亦如卿等所言卿二人意與朕合

三二年內朕必行之及茶籠再敗敕王通等旣出一日
上御文華殿蹇義夏原吉及士奇榮侍上曰交趾自建
郡縣以來用兵無甯歲昨遣將出師朕反復思之欲如
洪武中使自爲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卿等以
爲何如義原吉對曰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二
十年之功棄于一旦臣等以爲非是上顧士奇榮曰卿
兩人云何對曰交趾唐虞三代俱在荒服之外漢唐以
來雖爲郡縣叛服不常漢元帝時以賈捐之議罷珠厓
郡前史稱之元帝中主猶能布行仁義況陛下父母天
下與此豺豕較得失耶上領之至是遂有赦利之詔

王寅冊孫氏爲貴妃初妃父忠任永城縣主簿皇太后
母彭城伯夫人故永城人時時入禁中言忠有賢女遂
得入官方十餘歲文皇命今皇太后育之已而上婚詔
選胡氏爲妃而以孫氏爲嬪及上卽位孫氏有寵至是
遂封爲貴妃故事皇后金寶金冊貴妃以下有冊無寶
上特請于太后製金寶賜焉貴妃有寶自此始 丙午
敕郡縣瘞遺骸 庚申召陽武侯薛祿還 丙午瘞遺骸
明史稿系之四月下四月無丙午庚申 是月禮部奏
蓋上文漏却五月二字耳今据明史紀
錦衣衛總旗衛整女母病割肝養液飲之遂愈宜旌表
上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剝腹割肝此豈是

孝若致傷生其罪尤大況太祖時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效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竝敕禮部仍著之律 六月行在刑部都察院奏南京輕重錄囚俱解赴行在道中亡故者多況其囚已經大理寺審允又赴行在則複矣宜令南京刑部都察院除軍民職官命婦犯輕重罪及旗軍校尉力士餘丁犯徒流死罪皆監候奏請其餘皆就地依律決遣從之 秋七月癸巳京師地震 乙未免山東夏稅時山東旱無麥也 己亥諭六科給事中凡中官傳旨必覆奏始行時中官有傳旨徑行者命下法司治之遂有是諭

王子罷湖廣採木時湖廣發民運糧調軍征討會遇旱災民皆艱食工部勘合採杉松大材七萬株巡按御史劉鼎貫奏請罷役從之尙書吳中請罷其半不許

是月巡按御史李驥奏請變通薊州軍戶畜馬初以薊州之東地廣草肥宜畜牧令永平衛軍人牧牝馬一兩歲責納一駒免其他役後軍士調發既多畜者皆老幼殘疾之人一人有畜至二三十匹者責駒既難種馬亦耗宜分給諸衛馬少者均養之詔從其議 自六月至是月江水大漲襄陽穀城均州鄖縣綠江民居漂沒者半又黃汝二水溢渰開封十州縣及南陽汝州河南嵩

縣始立內書堂教習內官監也初洪武間太祖嚴禁宦官毋得識字後設內官監典簿掌文籍以通書算小內史爲之又設尙寶監掌御寶圖書皆僅識字不明其義及永樂時始令聽選教官入內教習之初上卽位下詔求直言有湖廣叅政黃澤上書言十事其言遠嬖倖曰刑餘之人其情幽陰其慮險譎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大巧似愚一與之親如飲醕酒不知其醉如噬甘腊不知其毒寵之甚易而遠之甚難古者宦寺不使典兵干政防患于未然也涓涓不塞將爲江河漢唐已事彰彰可監上雖嘉嘆不能用至是開書堂于內府改刑部主

事劉紳爲翰林修撰專授小內使書選內使年十歲上
下者二三百人讀書其中其後大學士陳山亦專是職
遂定翰林官四人教習以爲常自此內官始通文墨司
禮掌印之下則秉筆太監爲重凡每日奏文書自御筆
親批數本外皆秉筆內官遵照閣中票擬字樣用硃筆
批行遂與外廷交結往來矣致墨設內書堂事明史本
紀不載三編輯覽特書之

于是年之七月據寶錄也
明書所載月分同今據之

八月壬戌漢王高煦反初

高煦之國樂安未嘗一日忘反及仁宗崩上卽位賜高
煦及趙王祝它府特厚高煦日有請皆曲徇其意由是
益自肆乃遣其親信枚青等潛至京師約英國公張輔

爲內應輔執之以聞時高煦已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等
又散弓刀旗幟于衛所盡奪旁郡縣畜馬立五軍四哨
部署已定僞授指揮王斌知州朱恒長史錢巽千戶盛
堅典仗候海教授錢常等爲太師尙書都督侍郎等官
其餘各以差授職議先取濟南然後犯闕御史樂安李
潛以父憂家居高煦遣人招之不往變姓名間道詣京
師上變上猶不忍加兵遣中官侯泰賜高煦書泰至高
煦盛兵見泰南而坐大言曰靖難時非我出死力不得
至是太宗輕聽讒言削我護衛徙我樂安仁宗徒以金
帛餌我今上動以祖制繩我我安能鬱鬱久居此尋以

兵馬軍器示泰觀之曰以此橫行天下可也歸報爾主
亟縛奸臣夏原吉等來徐議我所欲泰懼不敢言歸亦
不敢以實對錦衣官從泰往者具陳其狀上怒已而高
煦遣百戶陳剛進疏更爲書與公侯大臣多所指斥上
歎曰漢王果反矣初議遣陽武侯薛祿往討之夜召諸
大臣入屏左右密語大學士楊榮首勸上親征曰彼謂
陛下新立必不自行今出其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
濟時英國公張輔在侍奏曰高煦素懦願假臣兵二萬
禽獻闕下原吉曰獨不見李景隆已事邪臣昨見所遣
將命下卽色變退語臣等泣臨事可知且兵貴神速卷

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榮言是也議遂決 癸亥召鄭亨陳英自大同永平還 丙寅宥武臣殊死以下五百二十人罪復其官丁卯釋軍士徒罪以下令從軍自贖 己巳諭諸將親征詔鄭王瞻埈襄王瞻塏居守廣平侯袁容武安侯鄭亨大學士黃淮尙書黃福等協守又敕遣指揮黃謙同平江伯陳瑄帥兵防淮安勿令賊南走 辛未車駕發京師命薛祿等率兵二萬爲先鋒少師蹇義少傅楊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少傅楊榮太常卿楊溥扈行 癸酉車駕過楊村馬上顧從臣曰度高煦計安出或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爲巢

窟或曰彼昔請居南京今必引兵南下上曰不然濟南
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衛軍家屬皆在樂
安肯棄之南走乎高煦外彊而中怯敢反者輕朕年少
新立必不肯親征他將之來以甘言厚利誘之僥幸成
事今聞朕來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卽禽矣丙子發哨騎
二百前行戊寅獲樂安歸正人言高煦初約靳榮取濟
南山東布按二司覺之防榮不得發又有進計言引精
兵取南京者衆以家在樂安不從初聞陽武侯等進兵
攘臂喜曰此易與耳及聞親征始懼上厚賞之給榜令
還樂安諭其衆仍遣高煦書曰朕惟張敖失國本之貫

高淮南受誅成于伍被今大師墜境王出倡謀者禽以獻朕與王削除前過恩禮如初自古小人事藩國欲因之以圖富貴事如不成則又反噬以圖苟安王如執迷不悟大軍既至一戰成禽又或麾下以王爲奇貨縛之來獻朕雖欲保全不可得矣其審圖之 庚辰薛祿等前鋒至樂安高煦約以詰朝出戰祿馳報上令大軍蓐食兼行夜分至陽信縣一時陽信吏人皆入樂安城無來朝者辛巳駐蹕樂安城北大軍壁其四門賊乘城舉炮大軍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城中兇惡諸將請卽攻之上不許仍以書諭高煦不報又以敕繫矢射城中諭

逆黨禍福于是城中人多欲執高煦以獻者高煦狼狽失據乃密遣人詣行幄願假今夕訣妻子卽出歸罪上許之王午移蹕樂安城南高煦將出王斌等固止之曰帝一戰死毋爲人所禽高煦紿斌等復入宮潛從間道出見上羣臣請正典刑不允以劾章示之高煦頓首言臣罪萬萬死惟陛下命上令高煦爲書召諸子皆至餘黨悉就禽赦城中罪凡脅從者皆不問癸未改樂安曰武定州命薛祿及尙書張本填撫之乙酉遂班師庚寅駐蹕獻縣之單橋大學士陳山迎駕山見上言趙王與高煦共謀逆已久宜移兵彰德禽之否則趙王反側

不自安異日復勞聖慮楊榮亦從中贊決惟楊士奇不可曰事當有實天地鬼神可欺乎榮厲聲曰汝欲撓大計邪今逆黨皆云趙實與謀何謂無辭士奇曰太宗皇帝三子今上惟兩叔父有罪者不可赦其無罪者宜厚待之疑則防之使無虞而已何遽加兵傷皇祖在天意時惟楊溥與士奇合約入諫閹者不納上尋召蹇義夏原吉入二人以士奇言白上上亦初無罪趙王意移兵事得寢 九月丙申車駕還京師 戊戌法司鞠高煦同謀者詞連趙王高燧晉王濟熿命勿問時戶部主事李儀請削趙王護衛尙書張本亦以爲言上召士奇諭

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
陛下當保全之毋惑羣言上曰吾欲封羣臣章示王令
自處何如士奇曰善更得一璽書幸甚于是遣廣平侯
袁容都御史劉觀至趙齋書示之容等至趙王大喜曰
吾生矣上書謝恩明年復獻護衛由是言者始息上待
趙王日益親而薄陳山謂士奇曰趙王所以全卿力也
賜之金幣 庚子廢高煦爲庶人錮于西內築室居之
曰逍遙城王斌朱恒等皆伏誅惟長史李默以嘗諫免
死謫爲民天津山東諸都指揮以預謀誅死者六百四
十餘人餘皆戍邊上親製東征記書其事明不得已而

用兵也 冬十月戊寅釋李時勉于獄復以爲侍讀初
時勉以諫先帝受扶瀕死既下獄與錦衣千戶某有恩
千戶適蒞獄密召醫療以海外血竭得不死仁宗之大
漸也謂夏原吉曰時勉廷辱我言已勃然怒原吉慰解
之其夕帝崩至是有言時勉得罪先帝狀竝及遺言上
震怒命使者縛以來朕親鞠必殺之已又令王指揮卽
縛斬西市毋入見指揮出端西旁門而前使者已縛時
勉從端東旁門入不相值上遙見罵曰爾小臣敢觸先
帝疏何語趣言之時勉叩頭曰臣言諒陰中不宜近妃
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上聞言色稍霽徐數至六事止

上令盡陳之對曰臣皇懼不能悉記上意益解曰是第
難言耳草安在對曰焚之矣上乃太息稱其忠立赦之
竝復其官比王指揮詣獄還則時勉已襲冠帶立階前
矣 己卯夜大雷電雨 十一月乙未成山侯王通擊
黎利于應平敗績兵部尙書陳洽死之通以九月至交
趾會榮昌伯陳智遣都指揮袁亮擊黎利弟善于廣威
州亮遣指揮陶森錢輔等渡河中伏竝死亮亦被執善
遂分兵三道犯交州其攻下關者爲都督陳濬所敗攻
邊江小門者爲安平伯李安所敗善夜走適通至亦分
兵三道出擊參將馬瑛敗賊于清威至石室與通會俱

至應平之甯橋諸將言地險惡恐有伏宜且駐師覘之
通不聽麾兵徑渡人馬行泥淖中不能成列伏四起軍
潰遂大敗死者二三萬人通中脇走洽獨躍馬入賊陣
創甚墮馬左右欲扶還洽張目叱曰吾爲國大臣食祿
四十年報國在今日義不苟生揮刀殺數賊自刎死黎
利自清化聞之鼓行至清潭攻北江進圍東關通以父
真死事封素無戰功朝廷不知其庸劣誤用之一戰而
敗心膽俱喪乃陰許爲利乞封而割清化迤南界利悉
撤官吏軍民還東關清化知州羅通不從曰不奉朝命
而棄土地是賣城也與指揮打忠堅守利移兵攻之不

能下別賊萬餘攻隘留關百戶黃彪等遇害百戶萬琮
自南門大呼奮擊乃退初利攻乂安都督蔡福以糧盡
降賊賊逼福詣諸城說降至清化通大罵而去福之降
也其千戶包宣先通于賊脇福竝降之惟指揮僉事周
安憤甚潛與衆謀俟官軍至爲內應宣覺之以告利利
收安將殺之安曰吾天朝臣子義不死賊手與指揮陳
麟躍起奪賊刀殺數人皆自刎死所部九千餘人悉被
殺甯橋之敗王通詭與賊和而請濟師于朝爲賊所遮
不得達時何忠爲政平知州會利遣使奉表入謝通乃
遣忠及副千戶桂勝與偕行以奏還土地爲詞陰令請

兵至昌江中官徐訓泄其謀賊遂拘忠勝臨以白刃二人瞋目怒罵不屈竝忠子皆被害上聞治死嘆曰大臣以身殉國一代幾人追贈少保謚節愍後上聞安等之死亦嘆息如之是月左都御史劉觀等言高煦之黨同謀者皆伏法其護衛軍丁居他州者尙多當罪之上曰凡先調衛及商販在外者皆不預逆謀其釋之勿窮治十二月辛酉免六師所過地方秋糧辛未命行在刑部都察院錦衣衛三日內悉上所鞠獄囚罪狀上親覽決真犯死罪依律連坐以下免死謫戍追贓流徒以下運轍贖罪及罰鈔釋免有差凡宥免三千餘人

上聞王通之敗大駭乙酉命安遠侯柳升爲征虜副將
軍充總兵官保定伯梁銘副之都督崔聚爲右叅將尙
書李慶參贊軍務由廣西進討黎利又命黔國公沐晟
爲征南將軍總兵官帥興安伯徐亨新甯伯譚忠從雲
南會之尙書黃福奉使南京陳治之代福也累奏乞福
還撫交趾至是召福赴闕諭曰卿惠愛交人久交人思
卿其爲朕再行仍以工部尙書兼詹事領交趾布按二
司事與升等同行竝敕王通守城練兵俟升至同進
是歲以錢塘子謙爲監察御史謙生七歲有僧奇之曰
它日救時宰相也中永樂十九年進士上卽位授御史

奏對音吐鴻暢上爲傾聽尋扈蹕樂安高煦出降上命
謙口數其罪謙正詞斬斬聲色震厲高煦伏地戰慄稱
萬死上大悅師還賞賚與諸大臣等遂命巡按江西于謙授監察御史吾學編系之是年證之明史謙傳謙從上樂安還賞賚與諸大臣等遂命巡按江西是謙授御史已在萌也今系于是年之末

二年春正月庚子大祀南郊丁未有司奏歲問囚數
上謂百姓輕犯法由于教化未行命申教化是月詔
申明屯田法諭戶部及侍臣曰海內無事軍士量留守
備餘悉屯種所收足以給衣食則國家可省養兵之費
然朕以爲立法固善尤在任用得人其令兵部移文所

司選老成軍官提督屯田仍命風憲官以時巡察 南
京地震 上旣命柳升等出師一日御文華殿召楊士
奇楊榮諭曰前論交趾事蹇義夏原吉拘牽常見昔楚
子討陳夏徵舒縣陳申叔時以爲不可乃復封陳古人
之服義如此前太宗初定交趾卽欲爲陳氏立後時廷
臣不能順承今朕欲承先志但叛賊在所必得稍甯當
求陳氏立之士奇等對曰此盛德事惟陛下斷自聖心
上于是益決意罷交趾兵 二月癸亥進行在戶部侍
郎陳山爲本部尙書兼謹身殿大學士直文淵閣又進
禮部侍郎張瑛爲本部尙書上雖不重山然以東宮舊

恩故與瑛先後命之 乙丑黎利犯交趾王通擊敗之

斬其僞太監黎祕及太尉司徒司空等官獲首級萬計

利破膽遁走諸將請乘勢追之通逗留三日賊知其怯

復立寨濬濠四出剽掠未幾勢復張 是月上御文華

殿賜輔臣銀章各一楊士奇曰端方貞靖榮曰方直剛

正尋又賜尙書蹇義銀章曰忠厚寬宏夏原吉曰含宏

貞靖欣興諸書皆紀賜輔臣四人銀章各一其實蹇夏

非同時事今牽連三月辛卯賜馬愉等進士及第出

身有差愉臨胸人自洪武開科惟三十年夏榜賜韓克

忠弟一人蓋專試北士也是科始分南北中卷取士而

北人預首選亦自此始禮部尙書胡濙請復洪武舊制以朔日臨軒策士上曰設科求賢國家大事從之是月敕戒羣臣曰執德以廉爲要廉者法之公而政得其平治人以仁爲本仁者施之厚而下蒙其澤忠以奉國敬以勤事古之良臣率由斯道其勗之哉又與夏原吉語及古人信讒事曰讒慝之人能變白爲黑誣正爲邪聽其言似忠究其心實險是以舜聖讒說孔子遠佞人唐太宗以爲國之賊朕于此輩每切防閑不使奸言得入枉害忠良汲黯正直奸邪寢謀卿等亦宜以爲法黎利自犯清化不克以昌江爲官軍往來要道率衆八

萬餘攻之時上復敕調武昌成都護衛中都留守及各
省都司行都司兵凡三萬五千人從柳升沐晟征討而
賊勢方熾道路梗絕奏報不通傳聞昌江被圍急上敕
升等亟進援而賊懼大軍將至攻之益力夏四月庚申
利陷昌江都指揮李任指揮顧福劉順及中官馮智皆
死之任等守昌江凡九月餘賊知不能克乃逼降將蔡
福招任降任於城上大罵曰汝爲大將不能殺賊反爲
賊用狗彘不食汝餘發礮擊之賊擁福去大集兵象飛
車衝梯薄城環攻任與顧福帥精騎出城掩擊燒其攻
具賊築土山臨射城中鑿地道潛入城任福隨方禦之

誓以死守而諸將率觀望不援至是城陷任福猶帥死
士三戰三敗賊賊驅象大至不能支皆自刎死智及順
亦先後自經城中軍民婦女不屈死者數千人時諒江
被圍亦九閱月知府劉子輔與守將集民兵死守與昌
江先後同陷子輔曰吾義不汙賊刃自縊死一子一妾
皆死國史本紀是月庚申黎利陷昌江都指揮李
任福劉順知府劉子輔中官馮智死之證
之陳洽傳利犯昌江李任福劉順馮智四人皆以守
昌江抗節死時劉子輔為諒江知府與昌江先後陷子
輔與一子一妾皆死之是子輔乃諒江知府守諒江而
死者明史紀但書知府不書諒江同入之李任等四人
之列蓋牽連竝記耳今
據陳洽傳分別記之
甲子晉王濟熿有罪廢為庶
人初濟熿不與美圭田又聞朝廷賜濟熿王者冠服及

它賚予益怨望仁宗崩不爲服使寺人代臨幕中廣致
妖巫爲詛呪不輟上卽位密遣人結高煦謀不軌甯化
王濟煥恭王第五子也上告變比禽高煦又得濟煥交
通書上皆不問而濟煥所遣使高煦人懼罪及走京師
首實內使劉信等告濟煥擅取屯糧十萬餘石欲應高
煦竝發其宮中事皆實召至京廢爲庶人幽之鳳陽同
謀官屬及諸巫悉論死 己巳王通許黎利和爲進表
及方物通自甯橋之敗志氣沮喪舉動乖張賊圍交州
久雖獲城下一勝終不敢出昌江諒江旣陷賊遂并力
以攻交州通益恒懼度柳升師雖出未能猝至道路多

梗會利遣人請和願上表謝罪通欲許之集衆議按察使楊時習曰奉命討賊與之和而擅退師何以逃罪通厲聲叱之衆莫敢言遂以利書聞遣人偕利使至京五月癸巳命陽武侯薛祿佩鎮朔大將軍印充總兵官督師防護糧餉赴開平時備禦都指揮唐銘等屢奏寇出沒邊境故也銘等又言孤城荒遠薪芻竝難猝遇寇至別無應援請添官軍神銃守備下英國公張輔及羣臣議皆以爲添軍則餽給愈難宜准祿初奏于獨石築城立開平衛以開平備衛家屬移于新城且耕且守而以開平及所調它衛官軍選其精壯分作二班每班一

千餘人更代于開平舊城備哨新城守禦官軍不足者
暫于宣府及附近衛分酌量添撥候發罪囚充軍代還
仍敕祿于防護糧餉之餘相宜區畫築城安恤以次集
事上命俟秋成後爲之 己亥奉仁宗昭皇帝神主祔
太廟 丙午上親錄囚襍犯死罪皆就徒徒流笞杖論
輕重罰工因謂侍臣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彼能因
事改過卽爲善良若怙終不悛終亦不免又曰唐太宗
號稱明君除斷趾法禁鞭背而悔殺張蘊古帝王用刑
不可不慎 是月吏部上言自永樂十九年迄今遣回
庶官四千三百餘人居鄉多不循分持官府短長請悉

召至京考驗才能可用者以次銓叙否則罷爲民從之

六月戊寅錄囚 秋七月己亥黎利復陷隘留關圍

上溫時鎮遠侯顧興祖擁兵在南甯不援桂林中衛指

揮徐麒與南甯千戶蔡顥守上溫將吏多棄城遁麒與

顥猶帥疲卒固守城陷皆死無一降者上聞之詔逮治

興祖至京師證之顧興祖傳明史本紀七月己亥黎利陷隘留關

復叛陷隘留關圍邱溫興祖時在南甯擁兵不救散下

錦衣獄據此則陷隘留關邱溫皆同時事又證之陳洽

傳邱溫被圍將吏皆棄城遁惟桂林中衛指揮使徐麒

與南甯千戶蔡顥帥疲卒固守城陷皆死無一降者今

據傳補出聞邱溫及徐 庚子錄囚 辛丑四川松潘

蔡顥二人死節事 蠻叛詔都督同知陳懷充總兵官帥師討之初四川巡

按御史奏松潘衛所轄阿用等寨蠻寇擁衆萬餘傷敗官軍請討之上意邊將必有激之者已而四川都司奏至言番本無叛意因千戶錢宏聞調發松潘官軍往征交趾憚行詭言番寇至當追捕以冀免調又領軍突入番族逼取牛馬致番人忿怨又脅以大軍將致討番衆驚潰遂約黑水生番爲亂上命逮宏等而責諸司怠玩邊務亟捕諸傷官軍者遣都指揮僉事蔣貴往同松潘指揮吳瑋招撫番寇令調附近諸衛軍二萬人以行時賊已圍松潘城殺指揮陳傑聚衆五萬焚上下四關及諸屯堡又分兵圍威茂疊溪諸衛所官軍屢戰皆敗出

掠絲竹諸縣鎮撫侯璉死之蜀王遣護衛官校七千人來援事聞上乃詔懷與貴合師進討玆覈諸將之貪淫玩寇者以聞 丁未鎮朔將軍薛祿敗北寇于開平時祿巡邊還駐宣府鹵犯開平無所得而退去城三百餘里祿帥精兵晝伏夜行三夕至縱輕騎蹂敵營破之生禽鎮撫百戶等十二人獲馬八百餘匹牛羊四千餘頭師還鹵躡其後祿縱兵奮擊又敗之虜由是遠遁 是月令官吏軍民入米贖罪定襍犯死罪至笞四十分十等納米百石至二石有差納者皆減死罪徒流以下悉免惟無力納米者雖笞杖久繫不釋御史鄭道甯張純

等奏言軍儲倉拘繫罪囚無米輸納自去年二月至今死者九十六人請以罪輕者免其追繫發所隸州縣遣還從之 八月甲子大學士黃淮以疾乞致仕許之淮歷事三朝所獻替皆嘉納然量頗隘同列有小過輒以聞或謂解縉之謫淮有力焉上亦以此疎之然以舊臣故恩禮勿替仍賜錢萬貫遣歸 免兩京山西河南州縣水旱被災稅糧 是月以戶部侍郎郭敦爲本部尙書尋奉詔巡撫陝西明年五月召還復任 上聞諸司於朝廷所下寬恤詔令往往沮格不遽行諭曰朝廷治天下以信爲本朕每下一詔令必預度可行可守而後

發有司沮格致朝廷失信于民不忠孰大焉其嚴禁之
有沮格者治以罪 九月壬辰錄囚 乙未安遠侯柳
升師次交趾進軍倒馬坡遇伏死之升奉命久俟諸軍
集至是始抵隘留關黎利已與王通有成言乃僞爲國
人書詭稱陳氏有後請升罷兵立陳氏裔主其地升得
書不敢封遣人奏聞時賊于官軍經處緣途據險列柵
拒守官軍連破之抵鎮夷關升以賊屢敗易之郎中史
安主事陳鏞言于參贊尙書李慶曰柳將軍詞色皆驕
驕者兵家所忌賊或示弱以誘我未可知也防賊設伏
壘書告誡甚切公宜力言之時慶與保定伯副總兵梁

銘皆病甚慶強起爲升言之都事潘禪亦勸升持重廣
偵探引甯橋事爲戒升不爲意進薄倒馬坡與百餘騎
先馳渡橋橋遽壞後隊不得進伏四起升陷泥淖中中
鏢死從者皆沒其夕銘病卒明日慶亦卒又明日左軍
都督僉事崔聚帥兵至昌江賊來益衆官軍殊死鬥賊
驅象大至陣亂聚力戰被執賊百計降之不屈死官軍
或死或走無一降者安鏞禪及主事李宗昉皆死之烈
据明史柳升傳言升進軍至倒馬坡一時同陷而死者
有崔聚陳鏞史安李宗昉潘禪而是時副總兵梁銘及
參贊軍務李慶皆以病死明史稿統系之死事中非也
惟明史書法詳明本紀是月書云乙未柳升師次倒馬
坡遇伏戰死是日保定伯梁銘卒丙申尙書李慶病卒
師大潰參將崔聚郎中史安主事陳鏞李宗昉死之與

升傳台三編亦据明史升傳并補出都事潘祿勸升持
重升不爲意師潰祿亦死之今据明史升傳參之三編
並補入黃升質直寬和善撫士卒勇而寡謀遂及于敗
福遇賊事升既敗沐晟師至水尾縣不得進引兵還王通孤軍援
絕遂決意棄交趾矣 是月工部尙書黃福行抵交趾
聞柳升敗沒退至雞陵關爲賊所執欲自殺賊至是始
知爲福相與羅拜下泣曰公安民父母也公不去我曹
不至此力持之黎利聞之曰中國遣官吏治交趾使人
人如黃尙書我豈得反哉遣人馳往守護餽白金餼糧
肩輿送出境至龍州福悉取所遺歸之官乃還 冬十
月戊寅王通以交趾界黎利大集官吏軍民出城爲壇

與利盟約退師先是利上柳升書其畧言高皇帝龍飛
安南首朝貢特蒙褒賞賜以玉章後黎賊篡弑太宗皇
帝興師討滅求陳氏子孫陳族避禍方遠竄故無從訪
求今有遺嗣曷潛身老嫗二十年本國人民不忘先王
遺澤已訪得之儻蒙轉達黼宸循太宗皇帝繼絕明詔
還其爵祀匪獨陳氏一宗實繼邦億萬生靈之幸至是
通與利盟復教利偽爲陳曷謝表稱臣曷乃先王頃三
世適孫其餘詞意與利書畧同遂遣官偕利使奉表及
方物進獻通旣與利和因宴利遣以錦綺利以重貨賂
通通不俟朝命遂擅許之十一月鴻臚寺進柳升封

上黎利書上頌之越日王通上陳暲謝表亦至上心知其詐然欲藉此息兵乃以書表示廷臣集議張輔曰不可許唯益發兵討此賊臣請任之蹇義夏原吉亦言許之無名徒示弱天下而楊士奇楊榮知上厭兵且屢有欲棄交趾語因力言陛下卹民命以綏荒服不爲無名許之便于是朝罷出暲表示文武羣臣曰論者不達止戈之義必謂從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何恤人言尋命擇使交趾者義薦伏伯安有口辯士奇曰言不忠信雖蠻貊之邦不可行伯安小人往且辱國上是之乙酉命禮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爲正使右通政黃驥鴻

臚卿徐永達爲副使齎詔撫諭安南人民赦黎利罪令具陳氏後人之實以聞敕召王通馬瑛及三司衛所府州縣官吏盡撤軍民北還 乙未皇長子生上年三十胡皇后未有子又善病孫貴妃有寵乃陰取宮人子爲己子上以長子生大喜寵貴妃有加己亥大赦天下免明年稅糧三分之一 十二月丁丑振陝西饑諭戶部尙書夏原吉曰昨聞關中旱饑已命有司發廩又命卿出京庫布帛往振之此皆朝政闕失所致因作詩志愧卿亦當與朕同憂也時戶部奉詔給絹布凡十五萬疋是月王通不俟詔至輒令太監山壽與陳智等由水

路還欽州而自帥步騎還廣西至南甯始以上聞自交
趾內屬者二十餘年前後用兵數十萬餽餉至百餘萬
轉輸之費不預焉至是棄去官吏軍民還者八萬六千
餘人其陷于賊及爲賊所殺者不可勝計天下舉疾通
棄地殃民而上不怒也 是年南京地凡十一震攷異
明史
五行志宣德元年南京地震者九二年春復震者十三
編則于二年正月書南京地震目云是年凡十一震按
三編本之實錄今據之

明通鑑卷二十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二十

起者雍
渚灘盡上
章掩茂凡三年

宣宗章皇帝

宣德三年春正月甲午大祀南郊 丙申都督陳懷平

松潘叛蠻懷初至梟錢宏于軍中以徇尋率諸軍連敗

賊于乾蒼壩葉棠關奪永鎮等橋復疊溪撫定祁命等

十族又招降渴卓等二十餘寨松潘遂平 是月命都

督僉事山雲佩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填廣西

預異明
史本紀

不載證之雲傳言宣德二年柳慶蠻韋朝烈等掠臨桂
諸縣時鎮遠侯顧興祖以不救邱溫被逮公侯大臣舉

雲帝亦自知之三年正月命佩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
往鎮據此則柳慶蠻之叛在二年因顧興祖被逮廷臣
薦雲代之乃有三年正月之命三編系雲填廣西于去
年之七月蓋因柳州蠻叛及興祖被逮牽連並記耳今
據明史雲傳統系初廣西柳州慶遠蠻韋萬黃韋朝傳
之三年正月下等聚眾劫殺爲民害詔鎮遠侯顧興祖討之興祖以不
救交趾被逮公侯大臣舉雲廉勇有智畧遂有是命時
賊方寇掠臨桂諸縣聚眾保山顛山峻險挂木于藤壘
石其上官軍至輒斷藤下木石無敢近者雲夜半束火
牛羊角以金鼓隨其後驅向賊賊謂官軍至亟斷藤比
明木石且盡眾譟而登遂盡破之南安廣源諸蠻悉先
後下之尋築四城九堡傳舍九十餘區廣西自韓觀卒

後諸蠻漸橫雲至始惛服 二月戊午立皇長子祁鎮
爲皇太子皇子生之八日羣臣卽上表請立爲太子皇
后亦數上表請早定國本孫貴妃佯驚曰后病痊自有
子吾子敢先后子邪上不允至是遂立于是胡皇后始
請遜位 丁卯上奉皇太后游西苑登萬歲山奉觴上
壽 是月御製帝訓凡二十五篇曰君德奉天法祖正
家睦親仁民經國勤政恭儉儆戒用賢知人去邪防微
求言祭祀重農興學賞罰黜陟恤刑文治武備御夷藥
餌至是成上自爲之序復題其後以詔子孫 三月癸
未廢皇后胡氏立貴妃孫氏爲皇后先是上欲廢后召

張輔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諭之曰朕年三十未有子今幸貴妃生子母以子貴古亦有之但中宮宜如何處置因舉中宮過失數事榮曰舉此廢之可也上曰廢后有故事不義曰宋仁宗降郭后爲仙妃上問輔原吉士奇何無言士奇對曰中宮母儀天下羣臣子也子豈敢議廢母輔原吉依回其間曰此大事容臣等詳議以聞既退榮義語原吉士奇曰上有志久矣非臣下所能止原吉曰但當議處置中宮士奇意亦動明旦上御西角門問議云何榮懷中出一紙列中宮過失二十事上覽二三事輒艱然變色曰曷嘗有此宮廟無神靈乎士

奇對曰漢光武廢后詔書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宋仁宗廢后後亦甚悔願陛下慎之一日上獨召士奇至武英殿屏左右問處置中官事對曰皇后今有疾因其有疾而導之辭讓則進退以禮上俞之乃令后上表辭位退居長安宮賜號靜慈仙師貴妃遂得立 壬辰錄囚是月上召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十有八人從游萬歲山命乘馬登山周覽賜登御舟泛太液池上指御舟曰治天下猶此舟矣利涉大川卿等之力也遂賜宴于西苑是時上方勵精求治諸大臣同心輔政海內漸臻治平上乃仿古君臣豫遊事每歲首許百官旬休

選勝宴樂上亦時游西苑諸學士皆從賦詩賡和從容
問民間疾苦朝野傳爲盛事 阿嚕台遣使四百六十
人來朝貢馬及方物是時阿嚕台數敗于衛喇特部曲
離散率其屬東走烏梁海駐牧邊塞雖歲修職貢不過
窮蹙求撫而衛喇特自此益強 夏四月癸亥詔凡官
民建言章疏尙書都御史給事中會議以聞諭曰致治
之道莫先于廣言路天下之大吏治得失民生休戚臣
民不言朝廷何由悉知古人謂明主視天下猶一堂滿
堂飲酒一人向隅而泣則一座不樂若令天下有匹夫
匹婦不得其所實爲君德之累今後有建言民瘼者卿

等勿諱 是月吏部尙書蹇義奏裁內外冗員從之未
幾巡撫浙江熊概請增設杭嘉湖管糧布政使上曰糧
稅自有常朕方裁抑冗濫古人言省事不如省官不許
閏月壬寅錄囚 免山西平陽府屬八州三十三縣
旱災稅糧會工部郎中李新自河南還言山西民饑流
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萬餘口有司遣逐死也者多上
謂尙書夏原吉曰昔富弼知青州民間居處飲食醫藥
皆爲區畫山林湖泊之利與民共之所活五十餘萬人
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甲辰詔各布政使及府
縣官加意撫綏隨所在發倉廩振之有捕治者罪之

庚戌王通等至京文武諸臣交劾其喪師棄地請寘之法又言山壽曲護叛賊馬騏激變交民廷鞠皆具服詔與陳智馬瑛方政及布政使弋謙俱論死下獄籍其家自通外壽騏罪尤重而謙實無罪皆同論時議非之廷臣復劾沐晟徐亨譚忠逗留及喪師辱國罪上皆不問亦無意誅通等長繫待決而已時顧興祖至亦下獄五月壬子李琦羅汝敬自交趾還黎利遣使奉表謝恩詭稱曷於正月物故陳氏子孫已絕國人推利守其國請俟朝命上亦知其詐不欲遽封也 辛酉錄囚 己巳復遣羅汝敬徐永達等齎敕諭利及安南國人令再

訪陳氏後并盡還官吏人民及其眷屬 辛未贈卹交
趾死事諸臣先是交趾布政使弋謙以都指揮同知李
任等十二人死事聞上惻然曰大丈夫爲國固當殺身
成仁舍生取義任等可謂無愧矣各加贈官予誥賜祭
十二人者李任顧福劉順徐麒周安蔡暉何忠桂勝易
先劉子輔及中官馮智凡得贈卹者十二人惟陳麟以
嘗與朱廣開門納賊死不掩過故不及 壬申免北京
被災夏稅時真定順德廣平所屬州縣有司奏自去年
十月至今年夏不雨麥無秋故有是命 是月黎利送
還官吏百五十七人蔡福等與焉初黎利攻乂安福與

都指揮朱廣薛聚于瓚指揮魯貴千戶李忠等不戰而
降福又教賊造攻具以攻東關時有官軍九千餘人欲
焚賊營福告賊賊盡殺之遂進攻昌江等城又爲賊徧
說諸城降至是福與廣等六人至京師鞠之服罪皆棄
市籍其家 交趾之役土官之被脅降黎利者甚衆亦
有助官兵討賊及嚮義自拔來歸者永樂十七年四忙
土官之役交趾人陳汝石朱多蒲從方政討賊深入陷
陣死之又陶季容者世爲水尾土官交趾內屬以爲土
知縣歷歸化知州遷宣化府同知上卽位之元年季容
遣所部阮執先等追賊爲賊所獲令執先還招季容脅

以兵不爲動上聞之擢宣化知府降敕獎勞賊復遣人
誘季容季容執以送沐晟而導官軍敗賊于水尾王通
棄交趾季容帥官屬入朝又有陳汀者古雷縣千夫長
數從方政擊賊有功政信倚之王通棄地汀北行爲賊
所得授以官令守交州東關汀不從挈其家九十餘人
從間道走賊追之家屬盡陷汀獨身入欽州上嘉其義
以爲指揮厚資之他若土官阮世甯阮公庭皆不願從
利帥所部來歸乞居龍州陳州之地土命有司加意撫
卹資糧器用悉給之

攷異陶季容陳汀等事均据明史王通傳增入

下刑部

尙書金純于獄先是純有疾上命醫視療稍間免其朝

參俾護疾視事會暑敕法司理滯囚純數從朝貴飲爲
言官所劾上怒曰純以疾不朝而燕于私可乎命繫錦
衣獄旣念純老臣釋之落太子賓客尋命致仕廢汝
南王有燭新安王有燔爲庶人有燠有燼及祥符王有
燭皆周定王燠之庶子也櫛薨世子有燬嗣有燠數訐
其過上爲書諭之有燠與有燔詐爲有燭與趙王高燧
書繫箭上置彰德城外詞甚悖都指揮王友得書以聞
詔逮友訊無跡召有燠至曰此必有燠所爲訊之具服
有燠少與高煦善建文中嘗誣定王反文皇卽位定王
請誅之帝不忍徙之大理定王老始歸有燔喜食人肝

腦薄暮伺人于門掠而殺之日未晡邸前行跡爲斷至
是亦鞠服竝削爵宥有燭勿問 六月丙戌免陝西西
安延安鞏昌所屬四州十四縣被災稅糧旱故也 丁
未遣都御史劉觀巡視河道先是上朝罷召大學士楊
士奇楊榮至文華門諭曰祖宗時朝臣謹飭年來貪濁
成風何也士奇對曰永樂末已有之今爲甚耳榮曰永
樂時無踰方賓上問今日誰最甚者榮對曰劉觀士奇
曰風憲所以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皆效之御
史奉巡四方則不肖有司皆效之上曰然尋有是命
是月下工部尙書吳中于獄中以官厥木石遺中官楊

慶作私第甚宏壯上登皇城望見之問左右得實遂繫
獄尋釋之落少保奪俸一年 秋七月戊辰錄囚 是

月甯王權請乞南昌近郭灌城鄉土田不許 以通政

使顧佐爲右都御史

攷異据明史七卿年表佐任右都
在是年七月三編亦書之蓋因罷

劉觀命之巡河道又是時右都御史王彰卒故以佐代
之諸書有記佐任右都于十月者牽連竝記耳今据年
表三 佐前任應天尹剛直不撓人比之包孝肅至是上

編

出劉觀問誰可代者大學士楊士奇楊榮薦佐公廉有

威厯官竝著風采上喜遂擢是職 八月辛卯罷北京

行後軍都督府及行部初仁宗將還都南京因設行府
行部凡五府六部文移申達必經行府行部往往重複

稽謨至是命公侯伯尙書都御史翰林學士議于是張
輔蹇義等言北京既有府部行府行部宜罷從之會李
友直自四川采木還改授工部尙書然諸司尙沿行在
稱也 上欲自將巡邊壬辰召公侯伯五軍都督府諭
之曰北寇每歲秋高馬肥必擾邊比來邊備未審何似
東北諸關隘皆在畿內今農務方畢朕將親歷諸關整
飭兵備卿等整齊士馬以俟命丁未車駕發京師蹇義
楊榮等扈從張輔薛祿等分將各兵渡澇河駐蹕虹橋
諭諸將曰朕深居九重豈不自逸但朝夕思念保民故
有此行今渡河道所經皆水潦之後秋田無獲朕甚

月令金名二一
憫焉其將士有擾民者殺毋赦 是月皇次子祁鈺生

賢妃吳氏出也

攷異明史本紀不載三編書之八月蓋是月初三日壬午生也今增入爲後景

泰立

張本 九月庚戌朔車駕次薊州上覽郊原平遠山川

明秀田疇旣穫頗多遺秉滯穗喜曰使四處皆如此朕復何憂進其州官諭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爲政民有樂不可支之歌古今人材不甚相遠其勉爲之

辛亥次石門驛謀報烏梁海萬衆侵邊已入會州上謂諸將曰此寇無能爲若知朕在此必驚遁今須擊之不可失也惟喜峰口路隘且險可單騎行朕以精卒三千爲諸將先出其不意禽之必矣或請益兵上曰兵在精

與和不在多乃命齎十日糧以行使西甯侯宋瑛武定侯郭玪豐城侯李賢都督冀傑屯兵遵化以俟瑛晟之次子兄琥以洪熙元年坐事奪爵命瑛襲封玪洪武功臣英之孫賢彬之子也 乙卯車駕出喜峯口文臣惟大學士楊榮從日暮抵寬河與寇遇上親射其前鋒殪三人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飛矢如雨神機礮竝發寇馬死者過半遂大潰上自將數百騎追奔其衆望黃龍旗知上在焉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斬其酋渠命諸將搜山谷獲軍器馬駝無算戊午饗將士于會州甲子班師癸酉車駕還京師上親製詩歌勞將士謁告于

庸 冬十月乙酉上巡邊還以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四人皆春秋高賜璽書曰古者師保之職論道經邦不煩以政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榮皆祖宗遺老畀輔朕躬今黃髮危齒尙令典煩劇兼有司之事非所以優之也其輟所務朝夕在朕左右討論治理共甯邦家其勲階爵祿竝如故 是月下都御史劉觀于獄觀居憲職以糾十四道御史劾大理卿弋謙時論鄙之而觀素不謹同僚宴樂聲伎滿前又私納賄賂諸御史尤而效之亦貪縱無忌上旣詢之楊士奇楊榮等卽欲治觀以肅臺政已念其三朝舊臣姑遣之出視

河道于是御史張循理等交章劾觀竝其子輻諸贓污不法事上怒逮觀父子以彈章示之觀復上疏自辯上益怒出廷臣先後密奏中有枉法受賕至千金者觀乃引伏遂下錦衣衛獄明年將寘之重典楊士奇楊榮乞貸其死乃謫輻戍遼東而命觀隨往觀竟客死其後士奇請命風憲官考察奏罷有司之貪汙者上曰然向使不罷劉觀風憲安得而肅 命中官郭敬填守大同時武安侯鄭亨佩征西前將軍印填大同治軍嚴肅撫士卒有恩而自文皇任宦官監軍分鎮遂至擅用威福激生事端一時邊鎮總兵爲所脅制往往畏之敬至亨獨

裁之以理與議事無所撓敬雖不悅然以此憚之 十

一月癸酉錦衣衛指揮鍾法保請採珠東莞上曰是欲

擾民以求利也乃下之獄 十二月庚子廣西總兵官

山雲討忻城蠻擒其首譚團斬首千五百餘級歸所掠

軍民三百八十五人 攷異據明史本紀平忻城蠻在是月證之山雲傳言是年之夏者因

蠻叛牽連竝記耳紀蓋本之實錄今據之 是歲封哈密故忠義王弟托懽

特穆爾嗣爲忠義王初永樂間封恩克特穆爾爲忠順

王恩克死以其兄子托克托嗣托克托死封其從弟推

勒特穆爾爲忠義王 俱見前 上卽位推勒死遣官賜祭命

故王托克托子卜荅失里嗣仍封忠順王竝遣中官諭

之令遣故忠義王弟托懽特穆爾至京師上以卜荅失里年幼復以托懽嗣爲忠義王同理國事自是二王並貢歲或三四至奏求婚娶禮幣命悉予之

四年春正月己未大祀南郊

是月兩京地震

攷異明史五行

志是年兩京地震本紀書兩京地震于正月三編北京是年震者三南京震者七皆本實錄今据三編書之

上郊祀御齋宮召學士楊溥諭曰朕每念創業難守成不易今幸海內稍安顧禍亂每生于不虞邇來羣臣好進諛詞朕頗厭聞卿宜勉輔朕勿憚直言溥頓首曰直言求之非難受之爲難上曰然二月己丑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獻駟虞二禮部請表賀上曰朕嗣位四

年民生未能得所騶虞之祥于德弗類不許三月羅汝敬等自交趾還黎利復表言陳氏無遺種請別命因貢方物及代身金人又言臣九歲女遭亂離散後知馬騏攜歸充宮婢臣不勝兒女私冒昧以請上心知陳氏卽有後利必不言然終以封利無名甲戌復命李琦偕汝敬再往訪求陳氏後且以利女病死告之夏四月戊寅上以書諭甯王權時甯王自以大父行數有干請上皆以理裁之至是又以宗室將軍不宜以祿米定品級奏言高皇帝篤念親親凡宗室子孫舊無品級不與異姓同又言靖江王府將軍與諸王同班不論品級皆

行君臣禮又請不避斧鉞乞赦高煦語多忿戾上乃自爲書責之其畧曰來書謂高皇帝子孫舊無品級今稽之祖訓錄內載凡郡王之子授鎮國將軍三品孫輔國將軍四品曾孫奉國將軍五品元孫鎮國中尉六品五世孫輔國中尉七品六世以下世授奉國中尉八品是郡王子孫未嘗無品級也必如王言則諸王兄弟子姪同爲行列是無尊卑之分曷爲而可若靖江府鎮國將軍與羣下相見之禮則洪武二十九年欽定禮儀云凡鎮國將軍與駙馬儀賓公侯相見將軍居左駙馬等居右皆再拜與文武一品至三品官相見將軍居中各官

拜將軍荅拜四品以下官相見各官拜將軍坐受凡遇將軍于道駙馬儀賓公侯讓左竝行文武一品至三品引馬側立四品以下下馬令曰鎮國將軍裔旨稱曰官人別無行君臣禮之說若如王言是教子孫越禮犯分春秋之法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豈宜有此朕自嗣位以來體祖宗之心循祖宗之法不敢毫末有所增損往者逆賊高煦包藏禍心謀爲不軌求朝廷之過不得輒參稱太祖高皇帝時未嘗頒給羣臣誥敕以爲擅改舊制具本指斥遂舉兵反及被執至京出洪武中諸司職掌示之俛首無言愧悔不及今王輒有不避斧

錢乞爲赦免之說宗廟神靈監臨在上何冤何抑而代
抱不平朕覽畢以示公侯大臣咸謂王意非在此蓋託
此爲名不然何以宣德元年八月之事而至今始發也
朕已悉拒羣臣之言不聽尙望謹之或復不謹非但羣
臣有言恐天下亦將言之不已彼時雖欲朕全親親之
義不可得矣權得書乃皇恐謝罪致選明史本紀不載
宣德三年請乞南昌灌城田明年又論宗室不當祿米
定品級帝怒頗有所詰責卽是年四月事明史稿系之
戊寅是也今據增竝據鳳洲雜編補論甯王語高煦既不得赦一日上偶幸西
內視之高煦伸足勾上踏地上命昇銅缸覆之缸重三
百觔高煦頂負之輒動乃命積炭于其上燃之踰時火

熾銅鎔高煦死諸子皆伏誅 辛巳總兵官山雲討潯
柳二州叛蠻誅從寇二千四百八十人梟首境上遂平
之 戊子命工部尙書黃福平江伯陳瑄經畧漕運初
上卽位命瑄守淮安督漕運至是瑄奏濟甯以北水道
淤塞計用十二萬人疏濬半月可成上念瑄久勞命福
往同經理大臣督河督漕皆自近年始也 是月以吏
部侍郎郭璉爲本部尙書初尙書蹇義以老命輟部務
上欲以璉代之璉厚重勤敏然寡學術楊士奇謂宜別
選大臣通經術知古今者上乃止至是仍以命璉竝諭
以呂蒙正夾袋虞允文材館錄故事然是時二楊用事

政歸內閣自布政使至知府闕聽京官三品以上薦舉
既又命御史知縣皆聽京官五品以上薦舉凡要職選
擢皆不關吏部璉亦望輕委蛇受成而已 五月壬子
錄囚赦者二千二百餘人 羅汝敬還奏交趾廣源州
人閔顏岑斗烈譚忠謹初以龍州地歸附授顏本貫知
州斗烈判官忠謹吏目黎利叛三人義不從賊咸歸龍
州顏臨終屬其子元成曰受天朝官不可貳心從賊今
顏已死乞憫其忠量與元成等官職處之善地從之是
月命元成仍爲龍州知州判官吏目皆如舊俱于廣西
布政司支俸有司常加撫卹 六月甲午詔文吏犯賊

不聽贖罪時御史王翱言官吏害民蠹政贓犯爲甚今官吏罪無輕重運磚復職是貪贖者幸免廉潔者鮮勸非爲治之道請自今贓吏坐死但許贖罪不許復官從之未幾文職有贓罪納米者吏部請降一級用上曰納米乃一時之權宜懲貪爲立國之大法自今官吏犯贓者罷納贖例仍依律治之 己亥寇犯開平掠赤城鎮撫張信百戶盧讓死之 庚子命陽武侯薛祿督餉開平 是月初設鈔關初仁宗卽位戶部尙書郭資以太子少師致仕至是上復召還仍以原官掌戶部事資言鈔法不行由商居貨不稅請推廣納鈔例舊制有商稅

而無船稅資請照門攤市肆居商貨之例凡舟船受雇
裝載者計所載料之多寡路之遠近悉征其鈔設關收
之于是始置灤縣濟甯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潞野九
江金沙洲臨清北新諸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
謂之船料不稅其貨惟臨清北新則兼收貨稅各差御
史及戶部主事監收鈔關之設自此始攷異明史本紀
不載設鈔關事
見食貨志在是年明書吾學編皆系之是年五月三編
輯覽系之六月按請設鈔關乃郭資在戶部所請資以
永樂廿二年致仕是年四月召還六月以原官掌
戶部事見七卿年表今据三編系之六月與表合
七月己未上幸文淵閣與少傅楊士奇太子少傅楊榮
等論經史咨政務悉召諸學士及史官諭之曰國史貴

詳實卿等宜盡心各賜鈔有差 是月戶部上戶口登

耗之數上曰隋文帝戶口繁殖自漢以來皆莫能及議者以在當時必有良法因享國不永故無傳焉朕謂隋文勤于政事自奉儉薄足致富庶豈徒以其法哉大氏人君恭儉取民有制則生齒日繁財賦自然充足矣

八月丁丑遣鄧王瞻埒襄王瞻埒荆王瞻埒淮王瞻埒俱之藩 已卯太常卿楊溥以母喪告歸上命中官護

行尋詔起復 九月癸亥釋顧興祖于獄 是月放免

南北國子監生年五十以上學無成效及老疾者二百五十三人令還鄉爲民時國子監助教王仙奏言學校

教養人才固當講習經史至于書數之學亦宜用心近年生員止記誦文字以備科貢其于字學算法畧不曉習乞令天下學校生員兼習書算由提調正官按察司巡按御史考試以備因材之用從之 冬十月庚辰上幸文淵閣御製詩賜楊士奇楊榮等 丙戌上自製猗蘭操示大臣曰孔子自衛反魯傷道之不遇而作猗蘭操朕今慮山林巖谷之賢亦有不遇者輒擬斯篇夫以人事君大臣之道也卿等宜勉副朕意 庚寅大學士張瑛陳山罷初瑛與山皆以舊恩直機務無所建白上浸厭薄之一日御門遙見山趨朝問楊士奇曰山何如

人對曰山雖侍陛下久然其人寡學多欲而昧大體上
曰然往者趙王事朕幾爲所誤至是命山輟閣務專授
小內使書瑛亦改南京禮部尙書 甲午上閱武近郊
召豐城侯李賢等居守遇機密重務詳議卽行仍馳奏
乙未獵于峪口戊戌還宮 十一月癸卯詔薛祿仍充
總兵官巡宣府恭順侯吳克忠副之命都督譚廣武安
侯鄭亨各選士馬聽調克忠恭順伯允誠之子洪熙元
年進侯爵允誠蒙古人初名巴圖特穆爾舊作把都帖木兒克
忠初名達蘭舊作荅蘭俱以歸附賜更姓名 上去年北巡
命都御史顧佐偕尙書張本等居守還復賜佐敕令約

東諸御史于是佐糾黜貪縱朝綱肅然居歲餘姦吏奏
佐受隸金私遣歸上密示楊士奇曰卿不嘗舉佐廉乎
對曰中朝官俸薄僕馬薪芻資之隸遣隸半使出貲免
役隸得歸耕官得資費中朝官皆然卽臣亦然先帝知
之故增中朝官俸上嘆曰朝臣貧如此因怒訴者欲下
法司治之士奇曰細事不足干上怒上乃以吏狀付佐
令自治之佐頓首謝召吏言上命我治汝汝改行吾當
貸汝上聞之益喜謂佐得大體是月有告佐不理冤獄
者上曰此必重囚教之命法司會鞠果千戶臧清殺無
罪三人當死使人誣佐上曰不誅清則佐法不行命磔

清于市時佐旣振舉臺職而南京都御史時擢福建按察使邵玘爲之南京諸司縱弛亦久御史貪婪賊私狼藉玘至考察奏罷不職御史二十餘人紀綱大振與北院顧佐齊名憲臺爲之一肅 十二月乙亥京師地震壬辰罷中官松花江造船之役先是遼東有警填守征虜將軍巫凱請罷其役旣而中官復造舟凱劾阮堯民等下之吏遂有是命 是歲南京地震者七 免兩畿稅糧十七萬有奇

五年春正月癸丑大祀南郊 壬戌英國公張輔尙書蹇義夏原吉等進太宗仁宗兩朝實錄及寶訓上御奉

天門受之賜諸臣金幣鞍馬有差

攷異明史本紀不載憲章錄吾學編皆系

正月明書則書正月壬戌按夏原吉以戊辰卒傳言原吉以實錄成賜金幣入謝歸而卒

今據明書日分

戊辰戶部尙書夏原吉卒原吉歷事

三朝筦度支二十七年善持大體入參軍務出扈征巡

諸所獻替率有古大臣風烈性寬和有雅量人有善卽

采納之或有小過必爲之掩覆呂震嘗傾原吉震爲子

求官上難之原吉以震在靖難時有守城功爲之請陳

瑄初亦惡原吉而原吉顧時時稱瑄才或問原吉量可

學乎曰吾少時有犯未嘗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

則無可忍矣嘗夜閱爰書撫案而嘆筆欲下輒止妻問

之曰此歲終大辟奏也筆一下則生死決矣與同列飲
它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者原吉曰君子不以
冥冥墮行其慎如此自奉儉約三年從上北巡上取原
吉橐糗嘗之笑曰何惡也對曰軍中猶有餒者上爲之
稿將士尋賜原吉以大官之饌上雅善繪事嘗親畫壽
星圖以賜其它圖畫服食器用玩好之賜無虛日至是
以兩朝實錄成賜金幣鞍馬旦入謝歸而卒贈太師賜
謚忠靖竝敕戶部復其家世世無所與 是月吏部考
察天下朝覲官黜無能者五十五人罷歸爲民貪汙者
二十五人發戍邊 二月壬辰罷工部採木之役諭曰

爲國之道農事爲急今國家無大營繕當東作時而採
運木植不已豈不有妨農事凡已採之木隨處堆積軍
夫悉罷歸農 癸巳頒寬恤之令上以四方屢水旱召
大學士楊士奇欲蠲免災糧寬民間追償畜馬士奇對
曰聖念及此真民生之幸但今宜寬恤者尙不止此因
請免積欠薪芻量減官田租額停採買汰工役理冤滯
以廣德意上嘉納卽命士奇草敕行之 乙未清明節
上奉皇太后謁長陵獻陵敬黑乙未係清明節是年立
春在四年十二月也法傳錄
系清明節于
三月下誤 上親褰韉以騎導太后輦行至清河橋下
馬扶輦畿民夾道拜觀陵旁老穉皆山呼迎拜太后顧

上曰百姓戴君以能安之耳皇帝宜重念上奉太后過農家召老婦問所業有進蔬食酒漿者太后取嘗之以與上曰此田家味也皇帝宜知之時英國公張輔尙書蹇義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學士楊溥皆扈從朝太后于行殿太后慰勞之旣退上復語士奇曰太后爲朕言先帝在青宮惟卿不憚觸忤先帝能從以不敗事又誨朕當受直言士奇對曰此皇太后盛德之言願陛下念之三月戊申上謁陵歸行至昌平之東郊見道旁耕者以數騎往視之禁從者勿警蹕因下馬從容詢稼穡事取所執耒三推耕者初不知上也中官語之乃

驚羅拜上顧侍臣曰朕三舉未已不勝勞況常事此乎
人言勞苦莫如農信矣命耕者隨至營人賜鈔六十錠
已酉還宮次日上錄其語作耕夫記示蹇義楊士奇等
辛亥李琦等自交趾還黎利遣使貢金銀器方物復
飾詞具奏竝具頭目耆老奏請令利攝國政琦等旣歸
上復以訪陳氏裔及還中國遺民二事諭之然詞不甚
堅始以此緩其封事待復請而后許之 丙辰免山西
平陽十九州縣去年旱災田租 丁巳賜林震等進士
及第出身有差 是月楚王孟烷請納兩護衛孟烷昭
王楨子也先是平江伯陳瑄密奏湖廣東南大藩襟帶

湖湘控引甌越人民繁庶商賈輻聚楚設三護衛自始封至今生齒日繁兵彊國富小人行險或生邪心請以轉漕爲名選其精銳俟至京師因而留之可無後患上曰楚無過不可孟煖聞之懼遂納護衛二而留其一上勞而聽之 夏四月戊寅命陽武侯薛祿築赤城等五堡先是祿巡邊上言永甯衛團山及鵬鶚赤城雲州獨石宜築城堡便守禦從之至是詔發軍民三萬六千赴工精騎一千五百護之皆聽祿節制祿瀕行上賜詩以比山甫南仲祿武人不知書以問楊士奇士奇曰上古賢人待君也祿拊心曰祿安敢望前賢然敢不勉圖

報上恩于萬一 是月進楊榮少傅榮請辭大學士祿
許之 五月癸卯追奪賊吏誥敕著爲令 丙辰詔修
預備倉出官錢收糴以備凶荒 癸亥擢郎中況鍾等
九人爲知府賜敕遣之上以郡守多不稱職會蘇州等
九府缺皆雄劇地命部院臣舉其屬之廉能者補之于
是尙書蹇義胡濙大學士楊士奇等首薦儀制司郎中
靖安況鍾詔以爲蘇州知府一時與鍾同薦者戶部郎
中羅以禮知西安兵部郎中趙豫知松江工部郎中莫
愚知常州戶部員外邵旻知武昌刑部員外郎馬儀知
杭州陳本深知吉安陳鼎知建昌何文淵知溫州九人

者皆有治績而鍾最著云 六月己卯遣官捕近畿之
永平河間蝗諭戶部曰往年捕蝗之使害民不減于蝗
宜知此弊因作捕蝗詩示之 是月遷開平衛于獨石

初洪武三年李文忠克元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

東四驛曰涼亭泥河賽峰黃厓接大甯古北口西四驛

曰桓州威虜明安隘甯攷異三編質實作威自度安接獨石文皇四

出塞皆道開平興和萬全間嘗曰滅此殘寇惟守開平

則興和大甯遼東甘肅甯夏邊圉永無虞矣已棄大甯

界三衛而興和亦廢開平失援至是以北寇數犯開平

乃置獨石堡徙開平衛治之自此蹙地三百里盡失龍

岡灤河之險而邊地益虛矣

攷異明史本紀但書四月築五堡事而不言從開平

衛三編輯覽據實錄分書五堡之築在四月從開平衛在六月今據之諸書皆系移開平治獨石于三年十一月據薛祿之議牽連竝記耳

朝使自西域還言曲先衛副指揮散

即思等數帥部衆邀劫往來貢使梗塞道塗上怒命都督史昭爲大將帥左右叅將趙安王瑛及中官王安王瑾督西甯諸衛軍及安定罕東之衆往討之曲先東接安定洪武時置衛後遭多爾濟巴之亂部衆竄亡併入安定衛永樂四年仍復先朝舊制分爲二即以安定指揮三即及散即思爲曲先衛正副指揮使雖頻年入貢而邀劫不已至是討之復命鄭和使西域上以踐阼

歲久而諸番國遠者尙未朝貢乃命和及中官王景宏等復奉命歷忽魯謨斯等十七國和歷事三朝凡先後七奉使所歷凡三十餘國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而

中國耗費亦不貲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爲明初盛

事云

攷異明史本紀于鄭和使西洋及還之日月皆詳記之獨是年使諸番不載事見和傳而三編書于

永樂二年月中亦言宣德五年六月與王景宏奉命使西番歷忽魯謨斯等十七國今據增

秋七

月癸亥諭吏部甄別守令 是月陽武侯薛祿卒祿以

巡邊有功加太保至是以築城有疾召還尋卒祿勇而

好謀謀定後戰故所至有功善撫士卒同甘苦人樂爲

用贈鄴國公謚忠武 八月己巳朔日有食之時當食

陰雨不見禮官請表賀上不許曰天下之大京師雖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朕方圖修省以答天意其勿賀己

卯改工部尚書黃福爲戶部尚書命總理淮北河南山

東屯田事

張璠明史稿書戶部尚書黃福三編輯覽書工部證之七卿表福本任工部尚書是年八

月以經理屯田因改戶部明史稿但書戶部不言由工部改任三編則徑作工部今據年表著其改任事茲參

本傳先是福上書陳足兵食省役之要大畧謂永樂間

南討交趾北征沙漠加以營建北京而資用未嘗乏比

國無大費而歲用僅給若不幸有水旱征調將何以濟

請役操備營繕軍士十萬人于濟甯以北衛輝真定以

東緣河屯種初年自食次年人收五石三年收倍之既

省京倉口糧六十萬石又省本衛月糧百二十萬石歲可得二百八十萬石上善之下行在戶兵二部議尙書郭資張本等言緣河屯田實便請先以五萬頃爲率發附近居民五萬人墾之但山東近年旱饑流徙初復衛卒多力役宜先遣官行視以俟開墾上從之命吏部郎中趙新等經理屯田福總其事既有言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營田役益勞擾本等以聞事卒不行是月上罷朝諭吏部尙書郭璉等曰東漢初竇融保河西以孔奮爲姑臧長姑臧最富饒而奮守甚潔光武知之擢奮武都郡丞夫激濁揚清爲治之道光武卽位未幾舉

卓茂又舉孔奮故東漢多循良吏今天下豈無廉吏卿等其甄別以聞一日上與學士楊溥論人才溥對曰嚴薦舉精考課不患不得上曰此尙非探本之論若不豫爲教養則人才日壞猶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也溥頓首稱善九月丙午擢監察御史于謙越府長史周忱等六人爲侍郎巡撫兩京山東山西河南江西浙江湖廣等處各省專設巡撫自此始謙以御史巡按江西雪冤囚數百上知謙可大任至是手書謙名授吏部擢兵部侍郎令巡撫河南山西又以天下財賦多不理而江南尤甚思得才力重臣往釐之乃用大學士楊

榮薦擢忱工部侍郎令巡撫江蘇諸府時與謙等同命者吏部郎中趙新巡撫江西兵部郎中趙倫巡撫浙江禮部員外郎吳政巡撫湖廣刑部員外郎曹宏巡撫北畿山東而謙與忱任最久績亦最著云 乙卯上巡近郊命鹽城侯李賢尙書張本都御史顧佐居守己未還宮 是月誅前南京御史嚴暉初暉以受賕爲御史劉宏道所劾罷官尋賄劉觀得復職及顧佐代觀奏黜謫遼東踰年暉自戍所潛還京師復脅他賄爲佐所奏且言暉將謀陷臣上怒命戮暉于市 冬十月乙亥阿魯台犯遼東遼海衛指揮同知皇甫斌死之斌忠勇有智

畧遇警輒身先士卒聞寇至馳赴密城東峪禦之自旦
至晡力戰矢盡援絕其子弼以身衛父俱戰死千戶吳
貴百戶吳襄毛觀竝驍勇出必衝鋒至是皆死斌等雖
死殺傷過當寇亦引退事聞詔有司褒卹 丙子上巡
近郊戊寅度居庸關己卯獵于岔道壬午駐蹕雷家站
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等問曰唐太宗過此非征遼時
乎皆對曰然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畧此行所喪
不少帝王之鑒戒也丙戌至洗馬林徧閱城堡兵備遂
還壬辰車駕至京師 丙申蓬星見外屏南由東南行
經天倉天庾凡八日而沒 十一月己未以給事中薛

廣等二十五人爲知府皆賜敕如況鍾等 是月總兵

官山雲討慶遠蠻寇斬首七千四百平之 十二月庚

辰先夕大雪盈尺是日早朝罷上喜而成詩以示羣臣

復賜賞雪宴羣臣進賀章上擇其有關警戒者別錄之

而自爲之序

亥畧賞雪賦詩諸書多系之十月惟憲章錄書十二月庚辰紀聞書之十月庚辰是

時上方巡幸在外竝無途中遇雪事且書中記於 丁

十月壬辰回京師之後干支倒誤今掇憲章錄 亥有星如彈丸見于九旂色黃白光潤天文家以爲含

譽星羣臣請表賀不許凡旬有五而隱 癸巳曲先

叛番平史昭等兵至曲先散卽思先遁其黨托克托布

哈

舊作脫脫不花

等迎敵諸將縱兵擊之殺傷甚衆生禽托克

托布哈及男婦三百四十餘人獲駝馬牛羊無算散卽
思素狡悍上宥其罪仍怙惡不悛至是人畜多損失乃
悔懼明年遣其弟貢馬請罪復待之如初令還居故地
并歸其俘自是西番懾服 閏月己未詔內外諸司久

淹獄囚者罪之

亥墨明史稿作十二月己未十二月無己未也明史系之閏十二月己未與實

錄同今

是時直登聞鼓給事中年富奏重囚二十七人

以姦盜當決擊鼓訴冤煩瀆不可宥上曰登聞鼓之設
正以達下情何謂煩瀆自後凡擊鼓訴冤阻遏者罪直
登聞鼓官竝命法司審錄 以戶部侍郎李昶爲本部
尙書明年十月卒 是歲兩京地震京師震者一南京

震者四

攷異明史五行志五年正月壬子南京地震辛酉又震三編則于是年十二月書兩京地震目

云北京震者一南京震者四據此則兩京並震在十二月南京四震正月兩震十二月一震此可攷者今據三編書于是

築浙江海堤時巡撫侍郎成均言海鹽去

年之末

海二里石嵌土岸二千四百餘丈水齧其石皆已剝敝
議築新石于岸內而存其舊者以爲外障請如洪武中
令嘉嚴紹三府協夫舉工從之